



乐会古城内的城隍庙。



700 多年悠悠古风,吹拂不去乐城沉睡的往事,厚重的历史。

踏上乐城,不由变得小心翼翼,生怕一不小心就踩碎了这段沉睡的历史。毕竟,从元、明、清、民国至今,它已走过了 700 多年的风雨冲刷,朝代更迭。但是,城隍庙的袅袅香火,铺着青石砖的老街、斑驳残败的古城墙,依然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华和殷实。

乐城古风今犹在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高 虹 图\海南日报记者 张 杰

一座桥,连着两个世界;喧嚣和静谧。
过了乐城大桥,就到了乐城岛。乐城岛四面被万泉河包围,城在岛上,岛在城中,原来需要摆渡才能上岛。2006 年,新落成的乐城大桥结束了岛上 13 个自然村、1600 多居民摆渡出门的历史。乐城原有五个渡口,是人们进出乐城的门户。如今这些渡口大多已弃之不用,从桥上望去,还有一些废弃的船只静静地停泊在河岸边。

宁静的世外桃源

午后的天空湛蓝深邃,飘过大朵大朵云絮。舒展的田陌,婀娜的槟榔,挑担的村妇,藏在稻田深处的房舍,迷人的诗情画意霎时浸润了看惯水泥森林的双眼,一股幽幽的清凉便从心里漾开了。有人曾这么描绘乐城岛的生活,“生活在如此幽静的小岛中,乐城人不问时序更迭,不管世事纷扰,只知春天播种,秋季收获。饿了,河里抓鱼虾,地里拔根葱;闲时栽盆花,闷时养笼鸟,与花与鸟相伴,日子简单而快乐,美气又充实。”
就在不经意间,一条青石板路豁然出现在眼前。那似曾相识的青石板路面,依然完好如初,让人仿佛回到从前车马辘辘,人流熙攘的岁月。老街从这头延伸到那头,古老的民居稀稀落落夹杂着新颖的小阁楼,出奇地安静。街上行人寥寥,偶有几个老人或妇孺,正在家门口接受阳光的抚触。见有生人来,转头投以温和的笑脸。
84 岁的梁大升,正揣着烟斗倚在家对面的大树底下,一吸一吐,气定神闲。老人头戴西部牛仔似的草帽,上好材质的烟斗、手杖精致典雅,一副金丝边眼镜衬得老人多了几分书卷气。我以为,老人不是从南洋回来的“番客”,就是叶落归根的外出工作者。谁知,老人淡淡一笑说,“我就是这里的农民。”

古城的老街约 500 米长,经历了元朝、明朝、清朝、民国时期直到今天。据记载,民国时期老街上的店铺就有 250 多间,其货物种类齐全,足见当时乐城市场的繁荣。街上有家规模不小的店面,招牌上写着“常开店”。店主叫陈开邦,守着小店已有 20 多年光景。陈开邦的曾祖父,也在老街上开过一家店——“联记”,至今家里还保存着曾祖父传下来的这块招牌。红漆行将剥落殆尽的牌匾上,“联记”二字依然清晰苍劲。

曾经的乐会县治

由于四面环河,孤悬一隅,乐城岛便成了历代理想的县治所在地。
如今的琼海,是由原来的乐会县和琼东县合并而成。唐高宗显庆五年(公元 660 年),首设乐会县,建县治于今天的烟塘。元成宗大德四年(公元 1300 年),临高县那逢峒主王文河占领县城原址,乐会县城便迁至乐城岛。1952 年,乐会县城迁往中原墟,终于为乐城 600 多年的县治划上了句号。但数百载县治的所在,也着实给乐城留下一段殷实的历史,一度曾经的繁华。
别看乐城岛仅 2 平方公里,明朝 50 多位知县、清朝 80 多位知县皆在此执政,可见其当年古城是何等的显赫和辉煌。岁月总要风吹雨打去,这墙内暂时的安逸和宁静,终究也留不住历史趟前的脚步。而今,读书尚学的风气在乐城依然保持下来,81 岁的谢兴炽老人告诉记者,乐城原先有小学、师范学校,读书之风甚盛,现在已

经出了 100 多名教师。
谢兴炽老人原是海口人,1952 年调来乐城工作,退休后原本可回海口安度晚年,但老人舍不得乐城的山山水水,更舍不得早已融入血脉的风土人情。老人说,1950 年代土改时,县里组织人来拆了城墙和炮楼,攒的砖用来冬修水利。幸运的是,古街保存了下来。后来,1973 年的那场大台风又将乐城的古民居悉数摧毁,成为乐城一个永远的痛。
我们抵达的那天,看守城隍庙的老谢带我们在岛上转了一圈。老谢指着城隍庙旁一溜儿莲花石墩说,这些都是在县衙旧址平整土地时挖出来的。在乐城岛上,还有许多古时的石柱、石墩、古碑等文物,被村民放置在自家的院子中,或用来建造农舍,或将之用作石桌石椅。这些年代久远、雕刻精美的古代遗物,雕刻着锦鲤戏水、牧童牧羊、狮戏绣球等图案,栩栩如生。斑斑青苔似乎在无言诉说,乐城往昔的时光。

幽远的古风民俗

几乎与世隔绝的固守和孤独,也让乐城岛幽远的古风民俗得以保留。据说,乐城岛历史上仅不同的庙宇就修过 28 座,包括城隍庙、关帝庙等。
相对于街道的冷清,城隍庙香火却十分鼎盛。每年大年初一到十五,五月十一城隍公的生日,在外的乐城人都像候鸟一样飞回乐城,把他们的虔诚,寄于一炷炷清香奉给城隍爷。老谢说,不但乐城的人敬仰城隍爷,连海外的华侨也每年都回来供奉。
元宵是乐城岛最热闹的节日。白天,进行拔河比赛;晚上,则有花灯比赛和表演。这一天,还要进行当地独有的肥鸡比赛,家家户户把自家养的肥鸡杀好摆在门口,比谁家的鸡养得大、养得肥、造型美。老谢说,乐城的肥鸡比赛大概有几百年历史了。
傍水而居,端午节理所当然成了当地的隆重日子。这一天,父母为孩子洗“龙水”,盼子成龙;小伙跃跃欲试,打算在龙舟赛上出个风头;多情的渔家妹子,偷偷站在岸边,暗中挑选着自己的如意郎君。每年的端午夜,一盏盏“天灯”从河岸徐徐升起,慢慢地随风飘远,甚至向海口外的大海飘去。也许人们希望,这些天灯把渔船返航的航道照得更亮吧。
在上了一年纪的老人记忆里,还有儿时的“公仔套”。“公仔套”用木头、面粉和纸做成一整套人物,有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,或是《水浒》中的宋江、李逵等等,这些惟妙惟肖的人物摆出自己最独特的“姿势”,放在一个小平台上向观众描述其中的一个情节。

迷茫的抉择与期待

乐城人说,再也找不出比乐城更好的地方了,这里树多、水清、空气好,即使一杯粗茶,一碗淡饭,日子照样过得如神仙般逍遥。
如今,几乎家家户户手中都有一份《乐城本岛开发的初步概念与构想》。会议上、茶馆里、饭桌旁、田埂边,开发和征地的话题时常挂在人们嘴上。人们在兴奋地谈论的时候,也同样充满了茫然和期待。“乐城人多地少,这几年来没有太大变化,几乎每一个都盼望着开发,但又为将来的生活和工作担心。”老谢坦诚地说。
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,人们的内心充满了紧张和迷茫,充满了等待和期盼。

八旬老翁乐悠悠。



我国著名旅游地理学者、原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冠雄认为

乐城魅力：七大价值打开畅想之门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高 虹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用这句诗形容杨冠雄,再贴切不过。身为土生土长、最终选择叶落归根的琼海人,我国著名旅游地理学者杨冠雄多年来从未放弃对乐城岛的关注。“乐城岛是海南最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独特风情魅力的一个江心岛,展现的是一幅海南人文原生态文化图景,其旅游含金量之高在海南可堪称一绝,完全可以做成海南乡村旅游的名片。”
杨冠雄认为,乐城拥有独树一帜的丰厚历史文化积淀,从那些残存的古道、码头、城墙以及县衙、古庙、民居等遗迹中,仍可寻觅到许多古代的文化幽趣,这在今日的海南已不容易再找到第二处了。
其次,乐城一带拥有颇具个性特色和浓郁魅力的民俗风情文化。比如十分独特的乐城古神庙,乐城历史上先后建有城隍庙、东关庙、西关庙、华光庙、石角庙等 28 座庙宇;比如内容丰富多彩且又独具特色的乐城元宵节文化,乐城的元宵节一般都要接连闹上十天半月之久,其热闹的景况也是海南其他地方所未见的,包括万泉河龙舟赛、民间体育竞技、城隍爷率诸庙神巡游、“公仔套”展示、肥鸡敬神赛以及“飘色”、花灯、舞狮、武术、琼剧表演等;比如极富魅力的乐会民俗文化,乐会人朴实、谦和、热情、崇礼,其民间习俗通常带有地方个性色彩;比如堪称海南一大流派的乐城地区历史建筑文化,包括与乐城隔河相望的留客村蔡家大院、高大宽敞的乐城翁家四合院等。
“以乐城岛为中心的万泉河两岸,有闻名遐迩的赢州古塔、莲花堆、南门山、凉水沟、马国公墓等,是琼海历史文化最集中的地区,也是海南东部地区社会文化的精华所在。”前几年,杨冠雄曾拜会当地许多老人,对乐城地区的历史典故、民间传说等进行搜集,目前已拟好《魅力乐城岛 68 问》编写提纲。初步一算,仅乐城的典故、传说就有 60 多个。
杨冠雄认为,乐城还具有多重价值,包括它拥有十分独特的热带江心岛生态环境;乐城岛以土地肥美、河鲜丰富而素享盛名;乐城岛至今仍十分难得地享有“世外桃源”的美誉;乐城岛与东屿岛实际上是万泉河下游的一对姐妹岛等。
但乐城毕竟只是一个 2 平方公里的内河小岛,其发展空间的确十分有限。杨冠雄认为,乐城可以依托历史文化积淀、民俗风情和僻静环境,打造独具海南人文原生态文化图景的乡村主题公园。
“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,需要大大增强海南人文原生态文化元素的分量,而乐城岛拥有诸多原生态的优越条件,毫无疑问居于最优先入选之列,完全可以打造成一张海南乡村旅游的名片。”杨冠雄强调,乐城岛的开发建设必须通过创新理念走出一条新路来,才能确保其历史文明和原生态文化不被破坏;其次,乐城岛开发必须保证当地农民的利益,乐城文化是由祖祖辈辈的乐城人所创造和传承的,如果他们中有大部分人最终流离失所,那么乐城文化也将不复存在了。